

五星级电影院？请给我来一打儿

玉渊杂谭 杨仑

退市是个好制度。连续ST的股票要被退市，连续挂科的学生要被退学……如今，干得不咋地的电影院也要退市了。

为了促进电影事业进一步繁荣发展，近日国家电影局印发《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了对于长期管理不善、经营乏力的院线公司，实行市场退出。客观来说，国内电影业能有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的今天，院线立下过大功劳。其实，早在16年前开始执行院线制时，原本的小影院、放映机构就已经被淘汰了一批；随着尺子的标准越来越严，达不到要求的院线退市再自然不过。

对于电影院线退市这件事，与其关注“退”的悲歌，倒不如关注“进”在哪里。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未来电影院线的发展方向，《意见》从软硬件两个方面进行了谋划。

硬件方面，未来电影院将引入星级评定机制。尽管对象仅仅是电影院，但依然是电影评级路上的一小步。电影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升人民群众在精神文化领域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依赖大礼堂、放映厅，肯定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早些时候，上海市作为试点已经完成了对电影院的星级评定，一批视听设备、服务品质过硬的电影院成为第一批五星级影院，自然极大地提升了观影体验。

软件方面，一件业界一直想做却没有完成的事也提上了日程——那就是特色院线。

谈及中国电影的发展，总要把叫好与叫座区分开。文艺影片与商业大片近距离内搏，往往大败亏输。数年前，一部讲述中国文化、口碑一路飘红的影片，在商业大片的挤压下排片率不足0.3%，宣发公司老总无奈在镜头前下跪，恳求院线增加排片。

解决文艺片的困境，特色院线无疑是一剂良药。区别于商业院线，特色院线有着明确的主题和受众群体。比如，校园院线可以把握年轻人的脉动，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兼顾学校、地域来制定片源；艺术院线可以区分受众，让优质的影片另辟战线，得到生存的空间，通过电影、研讨等活动，形成真正的观影文化。

回到电影院线本身，退出机制最终将留下战斗力强、受众群体明确、观影体验过硬的电影院，它们是中国电影从教育时代、娱乐时代回归到生活时代的物质基础，像这样的电影院，如同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斯蒂文与“荷兰时代”

科学史话 高博



王小波在《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中写道，他在山东农村插队时，最怕推独轮车送粪。路上满是坑，摔得鼻青脸肿。推车上山，鞋跟开裂腿抽筋。

他后来去荷兰，见田地平整，渠道纵横，风车抽水到比地面高的运河排走，忍不住议论：“送粪……本该交给风能去干，犯不着动用宝贵的人体生物能。我总以为，假如我老家住了些十七世纪的荷兰人，肯定遍山都是缆车、索道——他们就是那样的人：工程师、经济学家、能工巧匠。至于我老家的乡亲，全是些勤劳朴实、缺少心计的人。前一种人的生活比较舒服，这是不容争辩的。”

荷兰风车的始作俑者无可考，西蒙·斯蒂文(1548—1620)却可算是首席功臣。

斯蒂文出身富裕家庭，他所在的年代，风车已经在抽水了，斯蒂文则写作了《论磨坊》，改进了风车：更好的啮合齿轮组和一个慢慢转动的大轮，从圩田抽水的效率可以提高两倍。同时代人印象最深的，是斯蒂文的“帆车”，大的“帆车”跟今天的大巴一样大。1600年，斯蒂文和奥兰治的莫里斯王子等26人在海滩上飙车，全风力推动，比马还快。

斯蒂文的“御风术”为啥世界第一？因为他数学好，脑子灵。没有斯蒂文，工资表会写“十六分之七元”。斯蒂文写作的《零点一》小册子，教人怎么用小数四则运算，不依赖分数；他一直被欧洲人认为发明了十进制小数(二十世纪发现是阿拉伯人的发明，但现代人用的小数是斯蒂文发明的)；二次方程($ax^2+bx+c=0$)的一般解法，也是斯蒂文想出来的(印度人也发明过，但现代数学是传自斯蒂文)；斯蒂文还第一个在荷兰推广复式记账法，跟小数运算一起，助推西北欧商业崛起；拜斯蒂文所赐，荷兰语是数学术语中少见的不是来自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欧洲语言。

再来看看斯蒂文五花八门的著作：《利率表》《论几何》《歌唱的艺术理论》《算术的实践》《平衡术》《静力学原理》《公民生活》《防御工程的建造》《定位》《天空之城》《宿营基地建设》……

莫里斯王子曾高薪聘请斯蒂文做首席顾问。莫里斯王子是军事史排名前十的人物，他奠定了近代军事的组织和战法，打赢了对西班牙的独立战争，其成就中也可能有斯蒂文的极大贡献。斯蒂文到处修水利和军事(郑成功死磕不下的台湾城，就源自斯蒂文的式样)，改良了水闸和泄洪道，第一个指出液体压力取决于高度，还指出潮汐来源于月亮。此外，斯蒂文还第一个做了落体实验，证明重物落得一样快，他的斜面理论启发伽利略提出了惯性，他还提出了十二平均律，并作为哥白尼的早期粉丝，推广了“日心说”……

1627年传教士口述给中国人的《远西奇器图说》中说：“今时巧人之最能明万物所以然之理者，一名末多，一名西门……”西门就是西蒙·斯蒂文。17世纪，荷兰能成为全世界最文明和富裕的民族，还要感谢斯蒂文等天才。作为“荷兰时代”的科技推动者，斯蒂文为近代荷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当然荷兰人民也了不起，慧眼识英雄，让天才尽其才。

欧洲科学史上，斯蒂文的成就常被轻描淡写，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他不愿意“扮大师”。那个年代，科学和玄学还没分家，但斯蒂文所有著作的封面都写着“奇迹就是没有奇迹”。他不甩拉丁语，而用荷兰土话写书，说荷兰话适合科学。比如《零点一》就是给用测量和算账的市民看的，书中的献词写道：“西蒙·斯蒂文祝观星者、测绘员、地毯匠、酒商人、称钱人和买卖人好运。”

摄手作

魅力

(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



赵摄撰

工业革命不只有“瓦特的灵机一动”

字里行间 李洋



1830年9月15日，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全长98英里的客运铁路通车，铁路从此变成“工业的脐带”。蒸汽时代的到来，让人类开始拥有足够的手

段唤醒沉睡亿万年的化石能量，为自己服务。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工业革命只是一瞬间，但就在这一瞬间，农耕时代的藩篱被打破，我们进入了一个被定义为现代的社会。从此，人类的贪婪成功嫁接起资源、能量、资本和航海，这些要素的结合体就是帝国。它们在航海时代的牺牲几乎都为其带来了丰厚的战略回报，延续至今。

由英国的杜根夫妇撰写的《剧变：英国工业革命》以极具镜头感的语言再现了这一重要历史进程中许多经典的画面，以精巧的叙事结构，挖掘了这些画面对于人类历史演进的现实价值。虽然这本书的主题是工业革命，但作者更多着墨于时代本身，再现小技术与大历史的互动关联。工业革命不再是一种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成为一种历史构成性力量的源头。

我们熟知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却不知道要把蒸汽顶起的茶壶盖变成气缸里蒸汽顶起的活塞，进而把壶盖的抖动变成连杆的挥舞，需要在冶金、设计、控制和力学等领域同时具备相当的经验 and 试错积

累。而英国此前在制造大炮、钟表和酿造啤酒上积累的工艺和经验，为把蒸汽机从图纸变为现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方世界在地图、植物、资源、动物、贸易、宗教、工业上的积累也无不成为蒸汽时代做了大量的铺垫，尤其是航海技术的进步，奠定了西方影响全球的基础。

其实，工业革命不只有“瓦特的灵机一动”这一笔。其中既有恢弘的浓墨重彩，也有低沉的哀鸣。机器取代人工对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超出了人的想象，它指挥着全球的物资流动，首当其冲的是棉花、煤炭、铁矿石流向城市，给城市带来了繁荣和人口，也带来了混乱、污染、冷漠和传染病。

面对那些冒着蒸汽的钢铁巨兽，非洲的奴隶成就了工业革命建构起的价值链最底层的肌肉。从东到西，那些在各自窠臼里独大数千年的大帝国内，短短几十年就在惊恐和惶惑中从傲慢的巅峰坠向自卑的谷底。在世界的另一端，火药成了征服世界的支柱，印刷成为思想传播的基础；玻璃和钟表的普及带来了连锁反应——玻璃工业的发展直

接为化学试验和医学的突破打开了大门，钟表制造技术是公认工业技术发展的先驱，是工业社会和商品交易必需的度量衡；眼镜的发明则让一些工匠的工作寿命翻了一番。

不同于欧洲狭窄的国土和近海上的竞争，由于蒙古戈壁和青藏高原的地理阻隔，中国在东亚偏安一隅，北疆和西域的少数民族不足以威胁中华文明的延续。这是优势，也是劣势——发明火药的人最初是要长生不老的炼丹术士；纸张和印刷术更多用在了官史、八股和佛经上；西方把玻璃和钟表带到中国，但当时的国人更倾向于用玻璃仿制廉价的珠宝；钟表则成为贵族的玩物，与时间再无关。

这种以小见大的写法不仅给人以知识，更发人深省，给人以启迪。这本书的迷人之处在于作者成功地给读者传递了一种相对理性的观念，同时展开的，既有对工业革命的赞扬，也有反思，有对西方兴起的感慨，更有对东方衰落的思考。这一点对于身处时代巨变中的中国读者而言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跳出历史审视自我的角度。

师

脚下有情踏遍祖国大地，眼中有情泪含苦难乡亲，情义满满三报社。明天头条尚在斟酌，说走就走谁签版？笔尖有钢不写虚假文章，舌尖有钢不吃嗟来之食，钢筋铮铮一记者。今日虽折人品不弯，亦师亦父是丁钢。

作为学生，最大的幸福就是遇到了好老师。朝胜有幸在三十多年前遇上了丁钢老师。

自11月9日科技日报《朝胜观察》刊出“风情”一文后，按照两周一篇的节奏，还应该给他再交三篇“作业”。可是，因为生病、因为忙碌、因为出差，竟然一直拖着没写。今天写的“作业”，他已经看不到了……

2018年12月13日晚上七点半左右，我敬爱的恩师丁钢先生离我们而去。我在当年丁钢老师教导过的老记者群里发了这样一段文字：

三十年前科技日报副总编丁钢心梗抢救，次日凌晨醒来后第一句话就问：不知昨晚头条是什么？这次丁社长没有给我们留下抢救的时间，如他一生的果决，毅然而去。弟子小左唏嘘敬挽——

脚下有情踏遍祖国大地，眼中有情泪含苦难乡亲，情义满满三报社。明天头条尚在斟酌，说走就走谁签版？

笔尖有钢不写虚假文章，舌尖有钢不吃嗟来之食，钢筋铮铮一记者。今日虽折人品不弯，亦师亦父是丁钢。

12月13日晚上八点多，丁钢先生的夫人郭梅尼老师打来电话。本来那天，还想着给他们打个电话，可是忙着忙着就忘记了。郭老师说，小左，老丁走了！就在刚刚，吃饭的时候，嘴里还含着一口饭，一下子从椅子上歪倒了，再扶起来心脏就停跳了。太快了，快得我们毫无准备，快得我们都来不及悲伤……

我愣住了！其实，对于这一天，我和郭老师全家也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老丁，多年来我们都是这

么称呼他。当领导时我们这样叫，心中对他如师如父时，也是这么叫。老丁是去年5月20日突发心脏病送入院抢救的，自那之后，又多次发病抢救。好在他有个心血管专家的女婿马临安，他以多年来主持安贞医院急救中心重症监护室工作的经验，每一次都能让老丁化险为夷。但是，我们隐忧之中，也感觉这一天越来越近了，只是谁也不说，心照不宣。

12月13日上午，老丁感觉不好，自己找了药吃下去。然后，大家以为又是一次有惊无险。不料，晚上，大家都坐定用餐时，他突然走了。郭老师说，连一分钟都没有……大家有思想准备，但是没有如此猝不及防的准备！13日夜里，我通宵未眠。次日，飞北京奔丧！

他曾工作过的《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中国食品报》三家报社的老领导老朋友老同事老部下挤满了医院里那小小的告别室。老丁身盖党旗，还有他曾经倾注心血的三张报纸……在东郊殡仪馆，我目送老师棺椁缓缓进入火化炉，先是蒸腾了一片雾气，继而包裹了一团火焰！

他的一生真的是一团火！

那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儿童团长，那个迎接解放的进步工人，那个建国之初的青年记者，那个人民大学的进修学生，那个扬鞭纵马在世界屋脊的驻藏记者，那个采访了中印反击战的战地记者，那个被选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届代表大会代表，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模范记者……那烈焰照人的一生！

我对郭老师说，他的心脏病一定和年轻时进藏有关。郭老师对我说，进藏一年中间仅仅短促地回家一趟。那时西藏交通极其困难，全靠骑马纵横世界屋脊。至今小腿上还有被惊马踢伤的疤痕。作为记者，此生足矣！

《科技日报》创刊初期，我有一次参加报社的会议，会上因为后勤不能保证夜班就餐，时任副总编辑的老丁勃然大怒拍案而起，他大吼，不能让干活的孩子夜里没有饭吃！他的激情令我震惊。此后半年，再也没有见过那位领导为这点小事冲天一怒。

老丁在《科技日报》的时间并不太久，但在他的主持下，新创刊的《科技日报》一起手就用了北大方正研发的激光照排系统，开全国报业告别铅字之先河。

我在科技日报社安徽记者站工作时，老丁去安徽指导我去中国科技大学报道“超导”。那是中国科技界领先世界的一件大事。我骑着一部摩托车带着老丁去中国科技大学采访，到了学校才发现老丁没有坐过摩托车，不知道后座还有脚踏板，就像坐自行车一样，两只脚晃荡了十几公里……

在老丁的指导下，我写出了中国超导的长篇通讯，并应《人民日报》之约，在当年“五一”劳动节那天，以“中国超导”为主题，写了一篇散文《春天里，中国发生的故事》。这一切，见报时都没有了丁钢的名字。但是，我文章里的每一个字，都有着老丁燃烧的激情！

后来老丁退休了，但是每天上午还会看看他工作过的三张报纸。自从2002年我在《科技日报》开

辟了“朝胜观察”专栏，几乎就成了向老师交的作业。开始是每周一期，这两年改为两周一期。郭老师对我说，只要发现了“朝胜观察”文章见报，他在家就是第一读者。

“朝胜观察”的文章常常被老丁批的密密麻麻，有时报纸空白处写不下，还要将意见另写一张纸上。每次我到北京见他，家里就是丁老师的面授课堂。滔滔不绝，耳提面命，条分缕析，批判表扬……

有一次冬夜赴京，我已躺在了客厅里的小床上，老丁站在我的床头，就波兰团结工党的事件，给我上了半个多小时的国际政治课……

后来，老丁又患了帕金森，手抖得越来越厉害，字迹写越小，写一个字都困难。看到好的文章，就兴奋奋地、艰难地划三个“!!!”。虽然划得歪歪扭扭，但我知道那一刻是对学生千钧的感情，万钧的期望……

我对郭老师说，把这些墨宝都留下。

丁钢老师临终都是清醒的，这对一个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老记者是幸运的，也是痛苦的。他最后对学生叮嘱三件事：注意身体，搞好家庭，《朝胜观察》出一本书。

有师如斯，夫复何求。



扫一扫 欢迎关注 嫦娥的秘密 微信公众号